



世說新語補卷第十七



宋 劉義慶

撰

梁 劉孝標

注

宋 劉辰翁

批

明 何良俊

增

王世貞

刪定

王世懋

批釋

張文柱

校注

任誕下



王云六佳境

劉云与自遠同

王云佳境乃在末語

王子猷居山陰夜大雪眠覺開室命酌酒四望皎然因起彷徨詠左思招隱詩中興書曰徽之任性放達棄官東歸居山陰也左詩曰杖策招隱士今巖穴無結構丘中有鳴琴白雪停陰岡丹葩曜陽

忽憶戴安道時戴在剡即便夜乘小船就

之經宿方至造門不前而返人問其故王曰吾本乘興而行興盡而返何必見戴

王衛軍云酒正自引人箸勝地

王子猷出都尚在渚下舊聞桓子野善吹笛而不相識遇桓於岸上過王在船中客有識之者

云是桓子野王便令人與相聞云聞君善吹笛試為我一奏桓時已貴顯素聞王名即便回下車踞胡牀為作三調弄畢便上車去客主不交一言

桓南郡被召作太子洗馬玄別傳曰玄初拜太子洗馬時朝廷以温

有不臣之迹故船泊荻渚王大服散後已小醉

往看桓桓為設酒不能冷飲頻語左右令温酒

來桓乃流涕嗚咽王便欲去桓以手巾掩淚因

謂王曰犯我家諱何預卿事晉安帝紀曰玄哀樂過人每歡戚之

王云道得靈室哀樂情狀

發未嘗不。王歎曰：靈寶故自達。異苑曰：玄生而有光，照室善占者云：此兒生有奇耀，宜目為天人。宣武嫌其三文，復言為神靈寶，猶復用三，既難重前，卻減神一字，名曰靈寶。語林曰：玄不立忌，日止立忌時，其達而不拘，皆此類。

羅友作荊州從事，桓宣武為王車騎集別。車騎王洽

也。友進坐良久，辭出。宣武曰：卿向欲咨事，何以便去？答曰：友聞白羊肉美，一生未曾得喫，故冒

求前耳。無事可咨，今已飽，不復須駐了，無慚色。

晉陽秋曰：友字它仁，襄陽人，少好學，不持節檢，性嗜酒，當其所遇，不擇士庶，又好伺人祠，往乞餘食，雖復營署墟肆，不以為羞。桓溫常責之云：君太不逮，須食何不就身求，乃至於此。友傲然

不屑，答曰：就公乞食，今乃可得，明日已復無。溫大笑之。始仕荊州，後在溫府，以家貧乞祿。溫雖以才學遇之，而謂其誕肆，非治民才，許而不用。後同府人有得郡者，溫為席起別，友至尤晚，問之，友答曰：民性飲道嗜味，昨奉教旨，乃是首旦出門，於中路逢一鬼，大見柳榆，云：我只見汝送人作郡，何以不見人送汝作郡？民始怖，終慨，回還以解，不覺成淹，緩之罪。溫雖笑其滑稽，而心頗愧焉。後以為襄陽太守，累遷廣益二州刺史，在藩舉其宏綱，不存小察，甚為吏民所安。說薨於益州。

張麟，張湛小字也。晉東宮官名曰湛，字處度。

軍司馬湛仕。酒後挽歌甚悽苦。桓車騎曰：卿非

田橫門人，何乃頓爾至致。譙子法訓云：有喪而歌者，或曰：彼為樂喪。



王云此註即是挽  
歌事始博洽乃尔

也。有不可平。譙子曰。書云。四海遏密八音。何樂  
喪之有。曰。今喪有挽歌者。何以哉。譙子曰。周聞  
之。蓋高帝召齊田橫。至尸鄉亭。自刎。奉首。從者  
挽。至於宮。不敢哭。而不勝哀。故為歌。以寄哀音。  
彼則一時之為也。鄰有喪。春不相引。免人。銜枚。  
孰樂喪者邪。按莊子曰。縛謳所生。必於斥。苦。司  
馬彪注曰。縛。引柩索也。斥。疏。緩也。苦。用力也。引  
也。春秋左氏傳曰。魯哀公會。吳伐齊。其將公孫  
夏命歌。虞殯。杜預曰。虞殯。送葬歌。示必死也。史  
記絳侯世家曰。周勃以吹簫樂喪。然則挽歌之  
來久矣。非始起於田橫也。然譙氏引禮之文。頗  
有明據。非固陋者所能詳。  
聞疑以傳疑。以俟通博。

王孝伯問王大阮籍何如。司馬相如。王大曰。阮  
籍。冑中壘塊。故須酒澆之。言阮皆同相如。而飲酒異耳。

王佛大歎言三日不飲酒。覺形神不復相親。晉安

帝紀曰。忱少慕達。好酒。在荊州轉甚。一飲或至  
連日不醒。遂以此。宋明帝文章志曰。忱嗜酒。  
醉輒經日。自號上頓。世以  
以太飲為上頓。起自忱也。

王孝伯言。名士不必須奇。但使常得無事。痛  
飲酒。熟讀離騷。便可稱名士。

王長史登茅山大慟哭曰。琅邪王伯輿。終當為

情死。王氏譜曰。廡字伯輿。琅邪人。父蒼。衛將軍  
廡。歷司徒。長史。周祗隆安記曰。初王恭將

唱義。使喻三吳。廡居喪。拔以為吳國內史。國寶  
既死。恭罷兵。令廡反喪服。廡大怒。即日據吳都  
以叛。恭使司馬劉牢之  
討廡。廡敗。不知所在。

世說新語

卷之七

日

陶靖節在家郡將候陶值其酒熟取頭上葛巾澆酒澆畢還復著之

陶淵明為彭澤令公田三百畝悉令吏種秫稻妻子固請種秔乃使二頃五十畝種秫五十畝種秔

王敬弘為尚書僕射關署文案初不省讀嘗豫聽訟上問以疑獄敬弘不對上變色問左右何故不以訊牒副僕射敬弘曰臣乃得訊牒讀之政自不解

莫音紉

顏延之不能取容當世宋文帝傳詔召之頻不肯詣常日但入酒店裸袒挽歌了不應對他日醉醒入見帝帝問以諸子才能延之曰竣得臣筆測得臣文莫得臣義躍得臣酒何尚之因問誰得卿狂答曰其狂不可及

南史曰竣早有文義有文集行於世竣弟測亦以文章見知官至江夏王大司馬錄事參軍莫明帝時擢為中書侍郎

謝康樂因父祖之資生業甚厚奴僕既衆義故門生數百鑿山浚河功役無已尋山陟嶺必造幽峻巖嶂千重莫不遍歷登躡常著木屐上山



則去前齒。下山去其後齒。嘗自始寧南山伐木

開逕。直至臨海。從者數百人。臨海太守王琇驚

駭。謂是山賊。徐知是靈運。乃安。沈約宋書曰。靈

不肯。靈運贈詩曰。邦君難地險。旅客易山

袁尹踈放好酒。嘗步屨白楊郊野間。道遇一士

人。便呼與酣飲。明日。此人謂被知遇。詣門求通

袁曰。昨日飲酒無偶。聊相邀爾。勿復為煩。

謝長史性通脫。會意便行。嘗預樂遊苑宴。不得

醉而還。因詣道邊酒鑪。停車褰幔。與車前三人

對飲。觀者如堵。謝處之自若。南史曰。謝幾卿

中。十一。二。補國子生。齊文惠太子自臨策試。謂王

儉曰。幾卿本長玄理。今以經義訪之。儉承旨發

問。幾卿辯釋無滯。文惠大稱賞焉。儉謂之曰。謝

超宗為不灰矣。及長。博學有文。梁天監中。至左

陳暄。文才俊逸。而沉湎過度。兄子秀致書止之。

暄答曰。速營糟丘。吾將老焉。南史曰。暄。義興國

司。二州刺史。暄。文才俊逸。嗜酒。無節操。兄子秀

常憂暄飲酒過多。致書於暄友人何遜。冀其諷

諫。暄與秀書曰。見汝書與孝典。陳吾飲酒過差

吾有此好。五十餘年。昔吳國張公亦稱耽嗜。吾

見張公時已六七十。自言引滿。大勝少年。吾今所

進亦勝於往日。老而彌篤。唯吾與張季奇耳。吾





張思光居常歎曰。不恨我不見古人。所恨古人不見我。

王無功待詔門下省。故事官給酒。日三升。或問

待詔何樂耶。無功答曰。良醞可戀耳。侍中陳叔

達聞之。日給一斗。時號斗酒學士。劉昫唐書曰。陳叔達字子

聰。陳宣帝第十六子也。善容止。有才學。在陳封義陽王。年十餘歲。嘗侍宴。賦詩十韻。援筆便就。

僕射徐陵甚奇之。入隋。父不得調。武德四年。拜侍中。

韓朝宗為山南採訪。柳子厚先友記曰。韓會字

章。名最高。然以故多謂孟浩然深閑詩律。宣諸

謗。至起居郎。貶官。卒。

屈行必詠穆如之誦。雅詩曰。吉甫作誦。穆如清風。因入奏。挾

與俱行。先揚于朝。約日引謁。會浩然有故人至。

劇飲歡甚。或言與韓公約。不當後期。浩然叱曰。

業已飲矣。身行樂耳。遑恤其他。漢楊惲南山種

樂耳。須富貴何時。遂畢飲不赴。王士源浩然集序曰。孟

貌淑清。風神散朗。救患釋紛。以立義表。灌蔬藝

竹。以全高尚。交遊之中。通脫傾蓋。機警無匿。學

不為儒。務掇菁藻。文不按古。匠心獨妙。五言詩。天下稱其盡美。

韓熙載肆情坦率。不持名檢。售妓樂百數人。日與荒樂。所得月俸。散與諸姬。熙載弊衣芒屨。作

瞽者持獨絃琴。俾舒雅執板挽之。馬令南唐書曰舒雅宣城

人姿容秀發。以才思自命。嘗因隨計。以所學獻於熙載。一見如疇昔。雅性巧黠。應答如流。熙載與之出入卧內。常與雅易服燕戲。孫雜侍婢。入末念酸。以為笑樂。或云熙載所著格言。半雅之詞。迨熙載知貢舉。以雅為第。所著格言。半雅之

朝野無間者。以雅之才為當也。隨房乞食。以為笑樂。湘山野錄曰。韓熙載。北人。仕江南。致位通

往往私客。客賦詩。有最是五更留不住。向人枕畔著衣裳之句。熙載亦不介意。

何承裕為盩厔咸陽二縣令。醉則露首跨牛趨

府。往往召豪吏。接坐引滿。吏因醉挾私白事。承

裕笑曰。此見罔也。當受杖。杖訖復召與飲。文苑傳曰

承裕有清才。好為歌詩。嗜酒狂逸。初為中都主簿。桑惟翰鎮兗州。知其真率。不責以吏事。官著作佐郎。出為盩厔咸陽令。醉則露首跨牛趨府。府尹王彥昭以其名士容之。

喻明仲妙於長笛。持節數郡。每出按行。至山水

佳處。馬上臨風。輒快作數弄。墨莊漫錄曰。喻陟字明仲。睦州人。持

節數郡。政績藹著。雅善散錄。尤妙長笛。嘗有馬上吹笛詩。張芸叟和之。

蘇子瞻在黃州。及嶺外。每旦起。不招客與語。必

出訪客。所與遊。亦不盡擇。各隨其人。高下談諧

放蕩。不復為吟哇。有不能談者。則彊之。使說鬼

或辭無有。則曰。姑妄言之。



簡傲

世祖幸嚴子陵館。子陵卧不起。帝撫其腹曰。咄。咄。子陵不可相助為理耶。子陵不應。良久。張目。熟視曰。昔唐堯著德。巢父洗耳。士故有志。何至相迫乎。帝曰。子陵我竟不能下汝耶。歎息升輿而去。

十月朝。黃祖在艨衝舟上。

釋名曰。外狹而長曰。艨衝。以衝突敵船。

會設黍臠。衡年少在坐。

後漢書曰。衡往見操。着布單衣。踈巾。手持三尺

棧杖。坐大營門。以杖箠地。大罵。操曰。禰衡豈子。孤殺之猶雀鼠耳。顧此人素有虛名。遠近將謂

孤不能容之。今送與劉表。視當何如。表及荊州士大夫先服其才名。甚賓禮之。文章言議。非衡不定。表嘗與諸文人共草章奏。並極其才思。時衡出還。見之。問省未周。因毀以抵地。表憮然為駭。衡乃從求筆札。須臾立成。辭義可觀。表大悅。益重之。後復侮慢於表。表耻不能容。以江夏太守黃祖性急。故送衡與之。祖亦善待焉。衡為作書記。輕重疎密。各得體宜。祖持其手曰。處士此正得祖意。如祖腹中之所欲言也。祖長子射。為章陵太守。尤善於衡。嘗與衡俱遊。其讀蔡邕所作碑文。射愛其辭。還恨不繕寫。衡曰。吾雖一覽。猶能識之。唯其中石缺二字。為不明耳。因書出之。射馳使寫碑。還校如衡所書。莫不歎服。射時大會賓客。人有獻鸚鵡者。射舉卮於衡曰。願先生賦之。以娛嘉賓。衡攬筆而作。文無加點。辭采甚麗。後黃祖在艨衝船上。大會賓客。而衡言不遜。順祖慙。乃訶之。衡更熟視曰。公云等道。祖大怒。令五伯將出。欲加箠。衡方大罵。祖志遂令

殺之。黍臠至。衡先自飽食。都不顧衆賓。唯舉搏以

弄戲。補衡別傳曰。時江夏有張伯雲亦在坐。調

故。祖曰。處士不當答之也。衡謂祖曰。君子寧聞

車前馬糞。祖呵之。衡熟視祖。罵曰。死鍛錫公。祖

大怒。令五伯將出。欲杖之。而罵不止。遂令絞殺。

黃射來救。無所復及。悽愴流涕曰。此有異才。曹

操及劉荆州不殺。大人奈何殺之。祖

曰。人罵汝父作鍛錫公。奈何不殺。

孫子荆為石苞驃騎參軍。既負其才氣。又侮易

苞。初至不拜。但長揖。直語苞曰。天子命我參卿

軍事。晉書曰。石苞字仲容。渤海南皮人。雅曠有

智局。初。販鐵於鄴市。市長趙元儒。名知人。

歎苞遠量。當至公輔。由是知名。官至驃騎將軍。大司馬。

王戎弱冠詣阮籍。時劉公榮在坐。阮謂王曰。

有二斗美酒。當與君共飲。彼公榮者。無預焉。二

人交觴。酬酢。公榮遂不得一。杯而言。語談戲。三

人無異。或有問之者。阮答曰。勝公榮者。不得不

與飲。酒不如公榮者。不可不與飲。酒唯公榮可

不與飲。酒。晉陽秋曰。戎年十五。隨父渾在郎舍。

室。久之。乃謂渾。濬冲清尚。非卿倫也。戎嘗詣籍

共飲。而劉昶在坐。不與焉。昶無恨色。既而戎問

王云即以公榮語  
翻出更妙滑稽之  
推



戎必日夕而返。籍長戎二十歲。相得如時輩。劉公榮通士。性尤好酒。籍與戎酬酢終日。而公榮不蒙一搯。三人各自得也。戎為物論所先。皆此類。

鍾士季精有才理。先不識嵇康。鍾要于時賢雋之士。俱往尋康。康方大樹下鍛。向子期為佐鼓排。康揚槌不輟。傍若無人。移時不交一言。鍾起去。康曰。何所聞而來。何所見而去。鍾曰。聞所聞而來。見所見而去。文士傳曰。康性絕巧。能鍛。夏。天甚清涼。恒居其下。傲戲。乃身自鍛。家雖有人說鍛者。康不受直。唯親舊以雞酒往。飲。暇清言而已。魏氏春秋曰。鍾會為大將軍。弟所暱。聞康名而造焉。會名公子。以才

乘肥衣輕。質從如雲。康方箕踞而鍛。會至。不為之禮。會深銜之。後因呂安事而遂譖康焉。

嵇康與呂安善。每一相思。千里命駕。晉陽秋曰。安字中懷。

東平人。冀州刺史。招之第二子。志量開曠。有拔俗風氣。干寶晉紀曰。初安之交康也。其相思則率爾命駕。安後來。值康不在。喜出戶。延之不入。

曰。嵇喜字公穆。歷揚州刺史。康兄也。阮籍遭喪。往弔之。籍能為青白眼。見凡俗之士。以白眼對之。及喜往。籍不哭。見其白眼。喜不懌。而還。康聞之。乃齋酒挾琴而造之。遂相與善。干寶晉紀曰。安嘗從康。或遇其行。康兄喜。拭席而待之。弗顧。獨坐車中。康母就設酒食。求康兒共語。戲良久。則去。其輕題門上作鳳字而去。喜不覺。猶以為貴如此。欣故作鳳字。凡鳥也。許慎說文曰。鳳。神鳥也。從鳥凡聲。

陸士衡初入洛。咨張公所宜詣。劉道真是其一。  
 陸既往。劉尚在哀制中。性嗜酒。禮異。初無他言。  
 唯問東吳有長柄壺。盧卿得種來不。陸兄弟殊  
 失望。乃悔往。

王平子出為荊州。晉陽秋曰。惠帝時。太尉王夷甫言於選者。以弟澄為荊州

刺史。從弟敦為青州刺史。澄敦俱詣太尉。辭。太尉謂曰。今王室將卑。故使弟等居齊楚之地。外可以建霸業。內足以匡帝室。所望於二弟也。王大尉及時賢送者傾

路。時庭中有大樹。上有鵲巢。平子脫衣巾。徑上樹取鵲子。涼衣拘闕樹枝。便復脫去。得鵲子。

劉云此鵲子何足以辱

下弄。神色自若。傍若無人。鄧粲晉紀曰。澄放蕩不拘。時謂之達。

高坐道人於丞相坐。恒偃卧其側。見下令肅然

改容。云彼是禮法人。高坐傳曰。王公曾詣和上。和上解帶偃伏。悟言神解。

見尚書令。下望之。便歛衿飾容。時歎皆得其所。

王子猷為桓沖參軍。嘗從行。值雨。因下馬步入

沖車中。曰。公豈得獨擅一車。

謝公嘗與謝萬共出西。過吳郡。阿萬欲相與其

萃。王恬許。恬時為吳郡太守。太傅云。恐伊不必酬汝意。

不足爾。萬猶苦要。太傅堅不回。萬乃獨往。坐少



世說新語卷之七  
本阿驕故作  
故劉云然也  
云此語猶今語  
他不作准你

時王便入門內謝殊有欣色以為厚待已良久  
乃沐頭散髮而出亦不坐仍據胡牀在中庭曬  
頭神氣傲邁了無相酬對意謝於是乃還未至  
船逆呼太傅安曰阿驕不作爾王恬小字驕虎  
王恭欲請江盧奴為長史晨往詣江江猶在帳  
中王坐不敢即言良久乃得及江不應盧奴江  
也晉安帝紀曰敬字仲凱濟陽人祖正散騎常侍父彪僕射並以義正器素知名當世敬歷位內外簡選著稱歷黃門侍郎驃騎咨議直喚人取酒自飲一器  
不與王王且笑且言那得獨飲江云卿亦莫

邪更使酌與王王飲酒畢因得自解去未出戶  
江歎曰人自量固為難宋書曰敬即湘州江夷之父也夷字茂遠湘州

刺史

王子猷作桓車騎騎兵參軍桓問曰卿何署答

曰不知何署時見牽馬來似是馬曹中興書曰桓沖引徽

之為參軍蓬首散桓又問官有幾馬答曰不問

馬何由知其數論語曰廐焚孔子還朝曰傷人賤畜故不問

也又問馬比死多少答曰未知生焉知死論語

路問死孔子曰未知生焉知死注曰死事難明語之無益故不答

劉云云似小說書  
袋于  
王云子猷穢行然  
風流多為後世口  
實語亦自佳

世說補 卷十七 十四  
王子猷作桓車騎參軍。桓謂王曰：「卿在府久，比當相料理。」初不答，直高視，以手版拄頰云：「西山朝來，致有爽氣。」

王子猷嘗行過吳中，見一士大夫家，極有好竹。主已知子猷當往，乃灑掃施設，在聽事坐相待。王肩輿徑造竹下，諷嘯良久，主已失望，猶冀還當通，遂直欲出門。主人大不堪，便令左右閉門，不聽出。王更以此賞主人，乃留坐盡歡而去。謝萬北征，常以嘯詠自高，未嘗撫慰衆士。謝公

劉云甚得狀態

甚器愛萬，而審其必敗，乃俱行。從容謂萬曰：「汝爲元帥，宜數喚諸將宴會，以說衆心。」萬從之，因召集諸將，都無所說，直以如意指四坐云：「諸君皆是勁卒，諸將甚忿恨之。」謝公欲深著恩信，自隊主將帥以下，無不身造，厚相遜謝，及萬事敗，軍中因欲除之。復云：「當爲隱士。」故幸而得免。陶徵士居家，凡貴賤造之，有酒輒設。陶若先醉，便語客：「我醉欲眠，卿可去。」

王敬弘嘗往何氏看女。

南史曰：敬弘女適何尚之弟述之。

值尚



之不在。寄齋中卧。俄頃尚之還。敬弘使二婢守閣。不聽尚之前。直語云。正熱。不堪相見。君可且去。尚之遂移於他室。

謝謏不妄交接。門無襍賓。有時獨醉。嘗曰。入吾

室者。但有清風。對吾飲者。唯當明月。南史曰。謝謏。祖莊。金

紫光祿大夫。父肱。尚書令。謏仕至右光祿大夫。

高爽嘗經晉陵。詣劉蒨。了不相接。高甚銜之。俄

爽代蒨為縣。蒨迎贈甚厚。爽受餽。答書云。高晉

陵自答。人問其故。爽曰。劉蒨自餉晉陵。令耳。

關爽事。南史曰。高爽。廣陵人。博學多才。坐事被繫。作鱖魚賦。以自况。其文甚工。後遇赦。

得免。

范曄善彈琵琶。能為新聲。宋武帝欲聞之。屢諷

以微旨。偽為不曉。終不肯彈。一日。因飲宴歡適。

謂曄曰。我欲歌。卿可彈。曄乃奉旨。上歌既畢。曄

亦罷絃。

張思光嘗詣吏部尚書何戢。誤通尚書劉澄。融

下車入門。曰。非是。至戶外。望澄。又曰。非是。既造

席。視澄。曰。都自非是。乃去。南史曰。何戢。字惠景。吏部尚書。儷子。美容。

儀動止。官至吏部尚書。驍騎將軍。

子陵於世祖長

原於肅宗并此

皆可圖也

梁武帝與何子皙有舊。及踐祚。手詔論舊。賜鹿皮巾。召見。恩禮甚厚。詔徵為侍中。子皙以手搯

帝鬚曰。乃欲臣老子耶。辭疾不起。

張吏部南史曰。張纘。字伯緒。范陽方城人。衛尉卿。弘策子也。眉目疎朗。神采爽發。性好

學。兄緬。有書萬卷。晝夜披讀。不去手。歷官吏部郎。與何敬容意趣不協。

敬容居權軸。賓客輻輳。有過詣吏部者。輒拒不

前曰。吾不能對何敬容。殘客南史曰。何敬容。字

帝女。天監中。為建安內史。清公有美績。累遷吏部尚書。侍中。僕射。參掌大選。專預機密。而通苞

其賄賂為時所鄙

劉瓛謙率通美。不以高名自居。遊詣故人。唯一

門生持胡牀隨後。主人未通。便坐問答。

齊神武東出。李元忠以路車載素箒濁酒奉迎。

神武聞其酒客。未即見之。元忠下車獨坐。酌酒

擘脯食之。謂門者曰。本言公招延英傑。今聞國

士到門。不吐哺。輟洗史記曰。酈生入謁沛公。方

酈生。酈生日。必聚徒。合義兵。誅無道秦。不宜倨

見長者。於是沛公輟洗。起攝衣。延酈生上坐。謝

之。其人可知。還吾刺。勿復通也。門者以告神武



遽見之。

崔瞻在御史臺恒於宅中送食備盡珍羞別室獨餐處之自若有一御史姓裴伺瞻食便往造焉瞻不與交言又不命匕筯裴坐視瞻食罷而退明日裴自携匕筯恣情飲噉瞻方謂裴曰我初不喚君食亦不共君語君遂能不拘小節昔劉毅在京口昂請驚多豈亦異是君定名士於是每與之同食晉書曰劉毅字希樂彭城沛人寡位與劉裕何無忌等起義兵以匡復功歷都督揚豫五郡諸軍事封南平郡公進開府儀同

羅友雅得知

三司初毅甚屯窶在京口先就府借東堂與親故出射江州刺史庾悅後與僚佐徑來詣堂毅告之曰毅輩屯否之人合一射甚難君於諸堂並可望以今日見讓悅不許射者皆散唯毅留射如故既而悅食驚毅求其餘悅又不答毅常銜之義熙中故奪悅豫章解其軍府使人微示其肯悅忿懼而歿

柳季雲性不拘檢好彈琴飲酒北史曰柳玄達河東解人魏司徒諮議參軍子絳絳弟遠字季雲應放無拘檢時人謂之柳瘡孝武初儀同開府參軍

出返家人問有何消息答曰無所聞縱聞亦不

解按北史玄達父子不立傳附裴叔業傳中何氏不詳誤作裴季雲近有詞家遂儼然用裴季雲入簡牘可笑予弱冠遊雲間元朗倒屣編忘年之知非故暴其所短要當為是書之忠臣

世說補  
毋令重誤  
千載爾

孫騰北史曰騰字龍雀咸陽石安人少質直明

之寄以心腹與高岳高隆之司馬子如號司馬

子如李百藥齊書曰子如字遵業河內温人徙

右參知軍國嘗共詣李元忠逢其方坐樹下擁被對

壺庭室蕪曠使婢卷兩褥以質酒徐謂二人曰

不意今日披蓆藿也北史曰元忠每言於執事

養餘年孫騰司馬子如嘗詣元忠逢其方坐樹

下葛巾擁被對壺獨酌庭室蕪曠使婢卷兩褥

以質酒肉呼妻出衣不曳地二公相

視歎息而去大餉米絹受而散之

敬宗見人多忘之

唐書曰敬宗字延族杭州

子也幼善屬文太宗召補秦府學士歷官檢校

中書侍郎高宗立武昭儀敬宗特贊成其計加

太子賓客或謂其不聰曰卿自難記若遇何劉

進封郡公

沈謝何謂遜劉謂孝綽沈謂約謝謂眺也梁典

所知引為安西記室梁典稍遷侍中丹陽君南

史曰約博物洽聞當世取則謝玄暉善為詩任

彥昇工於筆暗中摹索亦可識

杜審言將死語宋之間武平一

唐詩紀事曰武

平一

武后時畏禍隱嵩山中宗雖宴豫因詩規

不哀曰吾在父壓公等今且死固大慰但恨不



見替人。孔平仲續世說曰。杜審言。甫之祖也。恃才。寒傲。為時輩所疾。登封中。蘇味道為天官侍郎。審言預選。試判。詔謂人曰。味道必死。人問其故。審言曰。見吾判。自當羞死。又謂人曰。吾之文章。合得屈宋作衙官。吾之書迹。合得王羲之北面。其矜誕如此。

南唐嚴續。嘗請韓熙載撰其父神道碑。南唐書曰。續字

興宗。父可求。吳相。續少長貴勢。性恭恪。宋齊丘用事。守正不為黨附。累官門下侍郎。自以少貴。倦學。群從子弟。皆礪以儒業。以珍貨幾萬緡。仍輟一歌鬢質。

冠洞房者。為濡筆之贈。韓納其請。文既成。但叙譜裔品秩。畧不道續事業。續慊之。封還。尚冀。熙載直以向所贈。及歌姬。悉還之。臨登。燕。

寫一關於泥。金雙帶而去。南唐近事。熙載詩曰。風柳搖搖無定枝。陽

音塵。斷。留。取。尊。前。舊。舞。衣。

郭恕先。時與役夫小民入市肆飲食。曰。吾所與

游。皆子類也。蘇文忠公集曰。郭忠恕字恕先。洛陽人。少善屬文。及史書。小學。通九

經。七歲。舉童子。漢湘陰公辟從事。與記事董喬爭事。謝去。宋初。與御史符昭又爭。忿朝堂。貶乾州司戶。李方叔畫品曰。恕先仕於朝。放浪玩世。卒以傲恣。流竄海島。中道仆地。蛻形仙去。

曾子固。為中書舍人。東都事畧曰。曾鞏字子固。撫州南豐人。生而警敏。十

二能文。及冠。遊太學。歐陽脩見其文。而奇之。自是名聞天下。舉進士。為集賢校理。平生嗜書。家藏至二萬卷。又集古今。嘗白事都堂。時章子厚

篆刻。為金石錄。五百卷。

為門下侍郎。謂之曰：向見舍人賀明堂禮成表。

天下奇作。按子固表二篇。詞子固一無辭讓。但

復問曰：比班固典引如何。班固典引叙曰：臣固

賈逵傳毅。杜矩。展隆。郗萌等。召詣雲龍門。小黃

門。趙宣持秦始皇帝本紀問臣等曰：太史遷下

贊語中。寧有非邪。臣對此贊。賈誼過秦篇云：向

使子嬰有庸主之才。僅得中佐。秦之社稷未宜

絕也。此言非是。即召臣入問。本問此論非邪。將

見問意開寤耶。臣具對。素聞知狀。詔因曰：司馬

遷著書。成一家之言。揚名後世。至以身陷刑之

故。反微文刺譏。貶損當世。非謂士也。司馬相如

洵行無節。但有浮華之辭。不周於用。至於疾病

而遺忠。主上求取其書。竟得頌述功德。言封禪

事。忠臣效也。至是賢遷遠矣。臣固常伏刻誦聖

論。昭明好惡。不遺微細。緣事斷諠。動有規矩。

仲尼之因史見意。亦無以加。臣固被學。最舊受

恩浸深。誠思畢力竭情。昊天罔極。臣固頓首伏

惟相如封禪。靡而不典。揚雄美新。典而亡實。然

皆游揚後世。垂為舊式。臣固才朽。不及前人。蓋

詠雲門者。難為音觀。隨和者。難為珍。不勝區區。竊作典引。一篇。雖不足雍容。明盛。萬分之一。猶

米元章守漣水

宋史曰：米芾字元章。吳人。以母

歷漣水軍使。知無為軍。召為書畫學博士。賜對

便殿。上其子友仁。楚江清曉圖。擢禮部員外郎。

為文奇險。不剽襲前人。持妙翰墨。沉著飛翥。得

王獻之筆意。畫山水人物。自名一家。尤工臨移。至亂真。遇古器物書畫。則極力求取。必得乃已。立寶晉齋貯之。坐起玩拊。精於鑒裁。一經題品。價增數倍。所與遊皆名士。王安石摘其詩句書扇上。蘇軾亦喜稱譽之。冠服效唐人。風神蕭散。



音吐清暢。所至人聚觀之。而好潔成癖。至不與人同巾器。時有可傳笑者。又舉止頓頓。不能與世俯仰。故地接靈壁。蓄石甚富。一一品目。入玩則終日不出。楊次公文苑傳曰。楊傑字次公。無為禮部員外郎。少有名于時。元祐中。自號無為子。為察使。因往廉焉。正色言曰。朝廷以千里郡邑付公。那得終日弄石。都不省錄郡事。米徑前於左袖中取一石。嵌空玲瓏。峯巒洞穴。皆具。色極清潤。宛轉翻覆。以示楊曰。如此石。安得不愛。楊殊不顧。乃納之袖。又出一石。疊嶂層巒。奇巧又勝。又納之袖。最後出一石。盡天

劃神鏤之巧。顧楊曰。如此石。安得不愛。楊忽曰。非獨公愛我。我亦愛也。即就米手攫得之。徑登車去。石林燕語曰。芾知無為軍。初入州解。見立石頗奇。即命取袍笏拜之。每呼曰石丈。

排調上

司馬建公。魏志曰。司馬防字建公。宣王之父。司馬彪序傳曰。防性質直。公方雖開居

宴處威儀不忒。雅好漢書。名臣列傳。所諷誦者數十萬言。少仕州郡。歷官洛陽令。京兆尹。以年老轉拜騎都尉。養志間巷。闔門自守。諸子雖冠成人。不命曰進。不敢進。不命曰坐。不敢坐。不指有所問。不敢言。父子之間。肅如也。年七十一。建安三十四年終。曹公為北部尉。後曹公進爵為王。召建公到。歡飲語

之曰孤今日可復作尉否建公曰昔舉大玉時適可作尉耳

諸葛瑾為豫州遣別駕到臺語云小兒知談卿

可與語連往詣恪也江表傳曰恪字元遜瑾長子

應機莫與為對孫權見而奇之謂瑾曰藍田生玉真不虛也仕吳至太傅為孫峻所害恪

不與相見後於張輔吳坐中相遇別駕喚恪咄

咄郎君恪因嘲之曰豫州亂矣何咄咄之有答

曰君明臣賢未聞其亂恪曰昔唐堯在上四凶

在下答曰非唯四凶亦有丹朱於是一坐大笑

上云恪發端殊未見致

五官將既納袁熙妻熙事別見孔文舉與曹公書曰

武王伐紂以妣已賜周公曹公以文舉博學真

謂書傳所記後見文舉問之答曰以今度之想

當然耳國語曰殷辛伐有蘇有蘇氏以妣已女焉如已有寵與膠鬲比而殷亡

張君嗣在益州蜀志曰張裔字君嗣蜀郡成都人治公羊春秋博涉史漢許文

休入蜀謂裔幹理敏捷為雍閫縛送孫權蜀志曰益

是中夏鍾元常之倫也州郡殺太守者率雍閫恩信著於南土遠通孫

權乃以裔為益州太守徑往至郡閫遂趨起不

賓假鬼教曰張府君如瓠壺外雖澤而內武侯實麤不足殺令縛與吳於是送裔於權

遣鄧芝使吳

蜀志曰鄧芝字伯苗義陽新野人漢鄧禹之後避亂入蜀先主用為



廣漢太守。後先主崩。武侯恐孫權異計。遣芝奉使。芝成好而還。權謂芝曰。若天下太平。二王分治。不亦樂乎。芝對曰。夫天無二日。土無二王。如并魏之後。大王未深識天命。若各茂其德。臣各盡其忠。將提枹鼓。則戰爭方始。取權笑曰。君之誠款。乃爾耶。權與亮書曰。丁玄揆張陰化不盡。和合二國。令言次。從權請齋。齋自至吳。流徙伏匿。權未之知。故許芝遣齋。齋臨發。乃引見。問齋曰。蜀卓氏寡女。亡奔相如。貴土風俗。何以乃爾。齋曰。愚以為卓氏寡女。猶賢於買臣之妻。班固曰。朱買臣。字翁子。吳人。家貧。好讀書。不治產業。常刈薪樵。賣以給食。擔束薪。行日誦書。其妻亦負戴相隨。數止買臣。毋歌嘔道中。買臣愈益疾。歌妻羞之。求去。買臣云。日。我年五十當富貴。今

已四十餘矣。女苦日久。待我富貴。報女功。妻恚怒曰。如公等。終餓死溝中耳。何能富貴。買臣不能留。即聽去。其後買臣獨行歌道中。負薪墓間。故妻與夫家俱上冢。見買臣飢寒。呼飯飲之。後數歲。買臣隨上計吏。為卒。將重車。至長安。上書久不報。待詔公車。糧用乏。上計吏卒。更乞丐之。會邑子嚴助。貴幸。薦拜中大夫。久之。拜會稽太守。上謂曰。富貴不歸故鄉。如衣繡夜行。今子何如。買臣乘傳入吳界。見其故妻。妻夫治道。買臣駐車。呼令後車載其夫妻。到太守舍。給食之。居一月。妻自經死。

曾有白頭烏。集吳殿前。孫權問群臣。此何鳥也。諸葛元遜對云。此名白頭翁。張輔吳自以坐中。最老。疑元遜戲之。因曰。恪欺陛下。未嘗聞鳥名。

白頭翁者。試使恪復求白頭母。元遜曰。鳥名鸚。母未必有對。試使輔吳復求鸚父。張不能答。

鍾毓為黃門郎。有譏警。在景王坐燕飲時。陳羣

子玄伯。武周子元夏同在坐。魏志曰。武周字伯南。沛國竹邑人。仕

至光祿大夫。共嘲毓。景王曰。臯繇何如人。對曰。古之

懿士。顧謂玄伯元夏曰。君子周而不比。羣而不

黨。

嵇阮山劉在竹林酣飲。王戎後往。步兵曰。俗物

已復來敗人意。魏氏春秋曰。時謂王戎未能超俗也。主笑曰。卿輩

意亦復可敗邪。

晉武帝問孫皓。吳錄曰。皓字元宗。一名彭祖。大皇帝孫也。景帝崩。皓嗣位。為晉

所滅。封歸命侯。聞南人好作爾汝歌。頗能為不。皓正飲

酒。因舉觴勸帝而言曰。昔與汝為鄰。今與汝為

臣。上汝一栝酒。令汝壽萬春。帝悔之。

陸太尉詣王丞相。王公食以酪。陸還遂病。明日

與王牋云。昨食酪小過。通夜委頓。民雖吳人。幾

為傖鬼。

元帝皇子生。普賜羣臣。殷洪喬謝曰。皇子誕育。



普天同慶。臣無勲焉。而猥頒厚賚。中宗笑曰。此事豈可使卿有勲邪。

諸葛令。也。恢。王丞相共爭姓族先後。王曰。何不言

葛王。而云王葛。令曰。譬言驢馬。不言馬驢。驢寧

勝馬邪。

洵音堯

至云真長故不喜

丞相

劉真長始見王丞相時。盛暑之月。丞相以腹熨

彈棊局。曰。何乃洵。吳人以劉既出。人問見王公

云。何。劉曰。未見他異。唯聞作吳語耳。語林曰。真

何奇。止能作吳語。細唾也。

劉云伯仁空洞見

王公與朝士共飲酒。舉瑤璃盃。謂伯仁曰。此盃

腹殊空。謂之寶器。何邪。以戲周。答曰。此盃英英

誠為清徹。所以為寶耳。

謝幼輿謂周侯曰。卿類社樹。遠望之。峨峨拂青

天。就而視之。其根則羣狐所託。下聚溷而巴。謂

好媒。讀故。答曰。枝條拂青天。不以為高。羣狐亂其下。不以為濁。聚溷之穢。卿之所保。何足自稱。

劉云王謝皆有理為伯仁難

王長豫幼便和令。丞相愛恣甚篤。每共圍棊。丞

相欲舉行。長豫按指不聽。丞相笑曰。詎得爾相。

與似有瓜葛蔡邕曰瓜葛踈親也

王丞相枕周伯仁郗指其腹曰卿此中何所有

答曰此中空洞無物然容卿輩數百人

康僧淵目深而鼻高王丞相每調之僧淵曰鼻

者面之山管輅別傳曰鼻者天中之山相書曰鼻之所為天中鼻有山象故曰山

目者面之淵山不高則不靈淵不深則不清

干寶向劉真長中興書曰寶字令升新蔡人祖

少以博學才器著稱歷散騎常侍叙其按神記孔氏志怪曰寶父有嬖人寶母

墓其婢伏棺上就視猶煖漸有氣息輿還家終

日而蘇說寶父常致飲食與之接復恩情如生  
家中吉內輒語之校之悉驗平復數年後方卒  
寶因作按神記中劉曰卿可謂鬼之董狐春秋  
云有所感起是也趙宣子未出境而復太  
趙穿攻晉靈公於桃園趙盾宣子曰不然對曰子為正卿  
史書趙盾弑其君宣子曰不然對曰子為正卿  
亡不越境反不討賊非子而誰孔子曰董狐古  
之良史也書法不隱趙盾古之賢大夫也為法  
受惡

何次道往瓦官寺禮拜甚勤克崇釋氏甚加敬也阮思曠

語之曰卿志大宇宙尸子曰天地四方曰宇宙往古來今日曰宙勇邁

終古終古往古也楚辭曰吾不能忍此終古也何曰卿今日何故忽

見推阮曰我圖數千戶郡尚不能得卿廼圖作



佛不亦大乎

庾征西大舉征胡既成行止鎮襄陽晉陽秋曰

將謀伐狄既至襄陽狄尚疆未可決戰會康帝崩兄冰薨留長子方之守襄陽自馳還夏口

殷璠章與書送一折角如意以調之豫章庾答

書曰得所致雖是賂物猶欲理而用之

桓大司馬乘雪欲獵先過王劉諸人許真長見

其裝束單急問老賊欲持此何作桓曰我若不

為此卿輩亦那得坐談語林曰宣武征還

直云垂長衣談清言竟是誰功劉答曰晉德靈長功豈在爾二人說小異論詳載之

劉云此賊終健  
王云此各不妨兩  
出

褚季野問孫盛卿國史何當成孫云久應竟在

公無暇故至今日褚曰古人述而不作何必在

蠶室中漢書曰司馬遷盛明陵降匈奴武帝甚怒太史令

下遷腐刑乃述唐虞以來至于獲麟為史記遷與任安書曰李陵既生降僕又茸之以蠶室蘇

林注曰腐刑者作密室蓄火時如蠶室舊時平陰有蠶室獄

謝公在東山朝命屢降而不動後出為桓宣武

司馬將發新亭朝士咸出瞻送高靈時為中丞

阿鄴高崧小字也中興書曰崧字茂琰廣陵人父惺光祿大夫崧少好學善史傳累遷吏部郎

侍中以公累免官亦往相祖先時多少飲酒因倚如醉

王云似醉不醉語  
妙絕

世說補

卷十七

三

戲曰。卿屢違朝旨。高卧東山。諸人每相與言。安石不肯出。將如蒼生何。今亦蒼生將如卿何。謝笑而不答。

世說新語補卷第十七



